

將尖沙嘴看作九龍的嘴，鐘樓是一枝銜在嘴上的香煙。

鐘樓全名「九廣鐵路總站鐘樓」。九廣鐵路總站是鐘樓的母親。一九七八年，母親移居紅磡，與鐘樓斷絕關係，使鐘樓孤零零的生活在尖沙嘴，癡癡無依。到了一九八九年，鐘樓結識香港文化中心，相處很好，成為情意相投的朋友。有了這個朋友，情況與前大不相同，熱鬧一直伴隨他，幫他取得情趣和快樂，尤其是文心中心的兒子露天廣場，總是為他提供精神食糧。

露天廣場經常有許多人在閒適中尋找樂趣，與鐘樓享熱鬧氣氛。這是星期日，熱鬧氣氛很濃。

元宵已過，「癸未年元宵綵燈會」還沒有結束，花月「籠」情，插在水池中的綵牡丹和綵水仙仍在展覽美艷與勁節。陽光已穿雲而出，氣溫上升。露天廣場越來越熱鬧，到處是成團聚塊的男男女女。鐘樓旁邊有二、三十個內地遊客在傾聽領隊用普通話講述鐘樓的故事。兩個英國孩子在池邊玩弄氣球。

五個印傭坐在水石榕樹下看信、看照片、吃蛋糕。石級上有個盲人將收音機當作眼睛——「二月二十三日。吹微風。有陽光。……」水池邊，幾個印度人用不準確的英語賣弄口舌。坐在印度人旁邊的瘦子戴着老花眼鏡閱讀報紙：「假離婚騙單親綜援增加」。坐在瘦子旁邊的肥婆在吃蓮花杯雪糕。肥婆對面有三個新加坡華僑在觀看貼在圓柱上的「藝墟」計劃廣告。圓柱後面，兩個穿着破爛衣服的鬍鬚佬睜大眼睛凝視外國遊客走上「東龍」。碼頭附近，幾十個賓妹在練習舞蹈。有人走上天橋，有人從天橋走下來。有人站在海邊從幻想中擷取自尊。有人在天橋下打公用電話。有人在看掛得整齊



齊的綵燈。有人在拍攝水池裡的仙女和引水上行的水車。有人坐在石壁上喝罐頭啤酒。有人坐在石欄上交頭接耳。有人坐在梯階上讀賽馬資訊。「翱翔的法國人」旁邊，三個坐在地上的少女各自用畫筆將前面的鐘樓畫在白紙上。

大家都喜歡與鐘樓在一起。鐘樓也喜歡與大家在一起。年初二維港放煙火，鐘樓受擠擠插插的人群包圍，身上的長袍被弄髒，他也默不作聲。

鐘樓喜歡與大家在一起。大家也喜歡與鐘樓在一起。這是鐘樓開放日，天橋下有不少人排隊後，進入大門，一口氣爬上六十幾級梯階，到高層去尋覓歷史足跡。

鐘樓雖窄，散發的舊日馥郁很濃。電鐘的長短針是兩條永不疲勞的大腿，一直在跟隨時代的步調邁進。雖然日寇曾強逼他停止工作，他卻並不因此喪失真誠。日寇投降後，他繼續勤奮工作，付出真摯情意，做應該做的事。

時間永不停留。現在不會不變成過去。將來不會不變成現在。

尖沙嘴鐘樓的工作是計算時間，日夜勤奮，不知疲倦。

尖沙嘴鐘樓是香港的重要勝跡，所以被《香港旅遊錦囊》列為「漫遊十八區活動」的景點。

尖沙嘴鐘樓是香港文化的標幟，所以郵政局發行的郵票、小全張、明信片有不少以鐘樓為圖案。

尖沙嘴鐘樓是香港的標誌，所以劉蜀永主編的《簡明香港史》的封面是尖沙嘴鐘樓。

尖沙嘴鐘樓是一座有獨特性的建築物，所以有人用一比八十七的比例製作鐘樓模型，在玩具舖出售。

尖沙嘴鐘樓是時代的輪子，喜歡觀看時間在維多利亞海港的水紋裡跳舞，縱無超越時代的奢望，卻一直在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中轉，轉，轉……

(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三日)